

虎口余生记

(外十一种)

〔明〕边大绶 等著

明代野史丛书

北京古籍出版社



明代野史丛书

「明」边大绶 等著

兗口余生记

(外十一种)

北京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虎口余生纪(外十一种)/[明]边大绶等著. —北京:北京古籍出版社, 1999

(明代野史丛书)

ISBN 7-5300-0210-4

I. 虎… II. 边… III. 野史-中国-明代
IV. K248.0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9)第 32773 号

明代野史丛书

虎口余生纪(外十一种)

[明]边大绶 等著

*

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燕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32 开本 11.75 印张 186 000 字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 000

ISBN 7-5300-0210-4/K · 76

定价: 21.00 元

总 目 录

守郾纪略·····	[明] 高 斗 枢 (1)
虎口余生纪·····	[明] 边 大 绶 (25)
汴围湿襟录·····	[明] 白 愚 (37)
客滇述·····	[明] 顾 山 贞 (81)
平吴事略·····	[明] 南园啸客 (119)
思文大纪·····	[明] 佚 名 (131)
仿指南录·····	[明] 康 范 生 (313)
安龙纪事·····	[明] 江 之 春 (329)
攻渝纪事·····	[明] 徐 如 珂 (343)
定蜀纪·····	[明] 文 震 孟 (349)
平蜀纪事·····	[明] 虞山遗民 (353)
平回纪略·····	[清] 佚 名 (359)

守 鄖 紀 略

序

读史而尝叹古人勋业，其彪焯不朽者，非独人之有异才，待遇以其时耳。世咸推韩、范以文臣而谙武略，胸罗甲兵，手捧天日，为能屹奠岩疆，铭功彝鼎，然在韩、范之时，亦易易也。若乃国步多艰，势成板荡，岂乏毅然不二心之臣，枕戈饮血，力图定倾，而绌于事权，肘左右掣而不得舒，徒以身瘁。此其人之不幸，而实宗社之不幸也。亦孰非天为之哉？

中丞玄若高公，经纬学贯，杰然宪邦之才，而严气正性，尤世所莫及。筮仕由刑曹出恤楚狱，多平反；寻剖虎符，守荆州。褰帷风清，兴利除害，庶政厘举。戢宗藩之暴横，厚民拊翼，人咸爱戴之。时流寇从晋豫渡河，屡逼荆城，公聚柝简稽，整修防御，使贼不敢近，已谗公壮犹克诘矣。嗣以副宪莅湖南，备兵长沙。楚郡在江北者，尽罹寇残躏，而临蓝衡湘间，群盗蜂起，公拮据戎务，于十二属邑之城堡，预加缮治。虑额兵单弱，捐俸召募，练习乡勇。沿江一带，上自都石，下至磊石，增造水舰，演熟哨法。贼

果由衡山突攻湘潭，以有备，水陆齐发，俘斩无算，大创而去，遂得提兵同沅台合剿临蓝。大小十余战，蹶伏捣虚，皆以全胜居上功，此守长成效也。

晋臬长，移治下荆南，驻郢阳，则闯、献二贼逆焰益炽矣。郢属六邑，俱没蓬蒿，青磷遍野，独郢城弹丸六里，隍垒仅存。甫莅任，献贼忽自东来，公坚壁固守。贼知戒严，因引而西，郢幸无恙。未逾年，李贼据有荆襄承德诸郡，从陷均州后，悉力来攻，先后薄郢城者五。公身冒矢石，鼓率将士，倚辕而令。常以少击众，出奇制胜，贼始畏郢兵，相戒无犯。尝列营杨溪，贼有闻汉江水石相击声，夜大呼为郢兵至，相杀奔窜者，而郢乃获存。公因乘胜移师恢均州，是守廩功绩，较守长有加倍者。

夫流氛之肆毒全楚也，以洞庭湘江之险，曾不闻扼要而御！版图辽阔，鞭长不及。凡议进剿，镇必会商于抚，抚必请命于督，为可卸罪地。而兵东则贼西，兵西则贼东，以致军机坐失，动遭败衄。若画地分界而守，得尽如公，以一道臣而殚心戮力，先事绸缪，兵不逾数千，敌贼百万，在长则长全，在郢则郢全，江汉咸倚公为固，贼虽狡劲，亦何难扑灭？且当日总阁部，建大牙者，每皆书生白面，不谙兵略之人。一有僨轍，辄加速系。屡易以新人无恃志。如公

莅楚几十五年，其于湖南北七道，山川要害，形胜所区，无不洞晓；而且挟纆投醪，威信素著，将士慑服。使之开府江夏，相机扫荡，合全楚之力，以扼贼吭背，贼必不能西袭全秦，长驱入北，天下事尽可为也。

忆辛巳，贼以八骑假督师符，诱破襄阳，亲藩遇害，举朝震动。余侍从经筵，先帝于进讲毕，言及楚事，恻念赤子涂炭，泫然挥涕。因拊髀而叹，谕大臣亟简在事历练知兵者，刻期迅剿，乃有颇牧如公，而不能用，良可悼也！公志扶社稷，于狂氛遍斥中，独保危城，嚼纸煮铠，绝乏救援，上疏痛陈时变，并乞师，隔岁而始得达，在揆路尚有阻挠之者！数千里外，孤臣泪洒，有衷莫诉，言之令人呜咽！

比甲申二月，迁公中丞，抚秦汉兴军，而秦地久陷，已无及矣。哭读啖血遗诏，公誓不与贼俱生。虽已谢郢麾，而值贼攻郢，挺身登陴，志不少懈。欲为南都一图恢造，而势竟莫挽。不得已，退耕汧洲，自甘埋逐。比年归里，同余栖迟林壑间，每谈及楚昔情状，辄抚膺太息，以有顾未展为憾。公功足媲韩、范，而勿殫厥成，惟天实为之！读公《守郢纪略》，凭吊往事，亦大堪悲已！

光溪逸史确庵葛世振拜题。

崇禎丙子，予以湖廣副臬，備兵長沙。庚辰，晉右參政。辛巳六月，聞報，晉臬長，移守下荆南，駐鄖陽，故流賊出沒，已十年矣。先是庚辰，閣部楊公既敗張獻忠，獲其妻妾及軍師潘獨鰲。不即殺，而置之襄陽獄中。獻賊入蜀，李自成、羅汝才及老回回、革里眼諸賊繼之，蜀撫邵公捷春力不能拒，致被逮。閣部統諸部兵追至蜀中，戰守逾年，賊勢愈熾。至辛巳正月，賊復奔楚，閣部迎戰于楚蜀之交，兵大潰。獻賊遂從巴歸，間道馳至襄，襄有防守兵數百，賊啖以利，反為賊用。二月初三日半夜，城中四面火起，官民俱不知所由，已而道臣張君克儉及郡邑各官俱被殺，襄王亦遇害，皆防守官兵所為也。至次早天明，獻賊至，各兵迎之以入，遂取其妻妾及潘獨鰲以去。報聞，天子大怒，為逮撫臣袁公繼咸。然袁公先奉閣部檄駐竹山，去襄千里，實非其咎。鄖道萬君言策亦被黜。于是右參政王公永祚晉鄖撫，予遷鄖道，而襄道則調參議冒君起宗云。

予以七月初，于长沙解缆至荆，而卧疾数日，月尽达襄阳。城中一片焦土，向来尘市，止存颓垣败壁。居民十无二三，皆葺草以居，官署仅有新葺者。徘徊入郢，则八月初六。郢城四围仅六里，又半为瓠脱，居民不满四千。外六属俱为贼破，每年蹂躏四五次，惟郡城独全。然城外关厢俱毁，无一居民，田畴俱为蓬蒿者，数百里如一。惟近城之田，则城中人耕种以糊口。是年蝗飞蔽天，野无寸草。七月间，猷贼复由郢入秦，督师丁公与左镇尾之而至。左兵二万，一涌入城，城中无一家无兵者。淫汙之状不可言！数日启行，复罄洗其家以去。去十许日，而予至，米菜俱无可觅。士民相见，无不痛哭流涕！不恨贼而恨兵，真惨极矣。

大约自荆至襄，所经荆门、宜城，城邑无恙，而村落已空，然犹有十一二仅存者。自襄至郢，则城邑已不堪言，而出城竟不见一人。村落止存废址，欲觅一椽一瓦，俱不可得矣！若郢之六属，房县、竹山、竹溪、上津、郢西、保康，并城郭俱已平夷，城址俱一片蓬蒿，居民仅存者，俱觅山之高而上有平岗者，结寨以居。大县可三十寨，小县不过十余寨。寨之大者可二百人，小者不满百人，各垦寨下之田以自给。县令至者，亦居寨上。征输久停，民贫无讼，胥役尽

逃，令与民大率并耕而食，不复能至郡参谒矣。

予以初八日履任，至十三日，忽接猛将军如虎檄，报猷贼复东来，立可至鄖。是时鄖兵俱发往各路，盖因贼既西入秦，倘秦兵严守，必折而从北也，不意仍从西来。须臾猛将军至，兵仅百许。次早猷贼至，予率垛夫登陴固守，贼亦不知城内无兵，而又虑督师在后，竟引而东。而城中士民复大恐，谓左兵当复经此也。予即遣役往迎督师，且恳其兵无入城。督师答书，已许不入城，而托予于城外觅数间小房，欲暂住以发疏。予先以督师书传示士民，人心始定。明日督师至，驻一关帝庙，湫隘殊甚，又十日始东。左镇意殊不怿，以沮其入城也。猛将军系外国降将，骁勇善斗，是冬战死于南阳城上。

鄖城旧为治院所驻，是时澄川王公移镇襄阳，而鄖中共事者，守徐君起元，倅陈君万家，李则朱君翊辯也。营将则房竹营游击李茂春，兵一千五百；均阳营游击胡廷聘，兵五百守均，其留鄖者一千；而治标左营百总杨明起，余启凡各兵三百许人；又游击王光恩兵可三百许，则降丁也。

余因周视鄖地，东与北俱山麓，而西与南俱汉江。贼善骑而不习舟楫，余谓战地必在东与北。离城仅丈许，行半里，遇一小山名西坛，遂折而西，绕西

坛之外，复折而南，沿至东南城下，离城亦止丈许。予乃于西北及东南两隘，各缮一楼。一面倚城，一面倚汉水，各甃以砖。楼上多设铳炮，楼下开一门，以通出入。李茂春之兵即营于东南楼之内，沿南城外而居。西坛高出于城丈许，不可无兵，而山顶颇平，量可容兵数百名，则令杨明起居焉。西坛之下，地平如掌，当城之西南，则王光恩居焉。城东亦有二培楼：一曰四铺嘴，一曰青龙寺，离城甚逼。予令余启凡居四铺嘴，分均阳营兵二百名，居青龙寺，其均阳余兵，则居城中，备城上及他调发之用。均阳兵皆郾城人，与郾民俱亲族，在各营中独守法，故留之城中。其城北素无濠，城东虽有濠而浅，地势陡峻，不能蓄水，余令东北离城丈许，各筑土墙，高八尺；每堵留一銃眼。凡阅三月，而四城防守之事俱备。其一切筑墙造楼，及葺盖兵房，皆用各营兵，而不烦一民云。

辛巳之冬，壬午之春，郾城幸无贼警。夏间忽接陕西兴安道檄，称川北有贼名摇天动，先时同群贼入蜀，厥后各贼东来，而此贼独留川北。今将从兴安趋竹山，以及郾襄，约有万余。予令房竹营千总漆尚友，均阳营千总高万锦，并杨明起，合兵御之。贼闻竹山有备，迁延不敢入境，仍归川北。至九月间，王

光恩来云，有弟光兴在摇天动内，有众数百，情甘投顺，余未之许，而光恩请愈恳。余令光恩招之至，汰其老弱，得精壮百五十人，即隶光恩营；光兴改名光泰。后李贼犯鄖，光泰战甚力。

先是张、李各贼每陷一城，辄大掠以去。至壬午夏秋，李自成、罗汝才每得一城，辄分贼防守，且严禁抢掠，以笼络民心。时已得中州数郡，将取襄鄖，而左大将军自开封溃后，久住樊城，全无赴贼之志。治台王公澄川，亦留左于樊以卫襄，谓大兵在，贼必不至也。及自成、汝才由汝宁趋襄，左闻风先遁，至荆州；又念荆以江为界，无路可逸，又改往武昌，而贼遂长驱抵樊。徘徊数日，以大炮击襄之北城，襄人大恐。一时文武，先取其家属登舟矣。贼复西去七十里，至白马滩渡江。王公澄川竟护福清王东下，贼遂入襄，时十二月初三日也。

初八，贼分股攻均州，时降丁惠登相在焉。登相隶左大将军，而分居于均。素狂悍难驯，不属鄖镇节制。至是敛兵登武当，依险自完，贼遂入均。守将高万锦自溺汉江以死。十二日，贼抵鄖城，予率各营战于城外。时王光恩、光泰、杨明起、余启凡，战甚力，贼攻四铺嘴青龙寺，昼夜不休，启凡等以火罐掷之，焚死者相踵，而攻不止，然终不能登。贼又分股

直抵北城，予于土墙内，先伏鸟枪手击之，百发百中，贼不能近。至十五日，贼始退。是月荆州、承天，相继俱陷。

方贼由白马滩渡江，郢襄路断，故郢中久不知襄已陷也。至攻郢而退，兵追之，获贼三十余人，始言襄阳情形。李茂春素恇怯，始有惧色；且谓治院已东去，郢兵月饷将安出！而惠登相在武当，贻书劝其远避，否则贼再来，必不能支。茂春遂于十七日夜，拔营西去，予亲往留之，竟不能得。次日，茂春将往金漆潦，会参将徐勇，先奉治台檄守滩，茂春不能过；而营内船少，各兵多步行，兵妇无不嗟怨。又四乡无一居民，兵无所得食，于是茂春大窘，复统其兵来归。予下令各营，谓：“茂春罪在不赦，而裨将及各兵，则不妨招之入营，茂春必须擒获议罪。”于是王光恩、杨明起、余启凡，各招房竹营兵，兵尽降，而茂春就擒。余缚送徐参将勇，令其羁于营内，以候请旨。后勇亦去金漆潦至兴安，茂春随之以去，又数月，茂春病死。光恩等三人，既分招房竹营兵，又各有召募，三营之兵各盈千；而高万锦死后，其兵亦归郢，仍入均阳营，于是郢兵有四千余云。

癸未春，李自成与罗汝才同驻襄阳，时已据襄荆、承德，并汝宁、南阳、河南及开封诸郡矣。自成

志图僭立，欲先吞并各贼。时猷贼在安庐黄州一带，自成每与书檄，皆用上司临属吏体，猷贼大怒。然畏自成之强，不敢与较，亦不敢复与自成合营矣。老回回、革里眼各股，自成以计除其魁帅，并将其众。惟汝才势力相敌，自成潜欲除之。忽于三月初六夜自统精贼百余，直至其营，排闥而入，斩汝才于卧榻之上。汝才部下，初多不服，自成百计笼络，半月始定。于是中原为难，一凭自成所为矣。

惠登相在武当，自成屡招之，登相见其诛锄同辈，惧而不往。自成大怒，令贼刘某统兵三万往擒登相，随攻郾城。登相闻之，逃往兴安。贼追之不及，遂于白河一带，劫往来之船，欲从汉江顺流犯郾。予念郾城外西南，为各营所居，独倚汉江为险，若贼得顺流而来，各营何以自固？又计自兴安至郾，船数不多，因急令水哨马之服，领兵船十余，溯流而上，驱捍民船。将至白河，贼已得船五只。然船户已先逃，贼在船中，不能自驾。之服擒船一，贼十二人；其四船皆走，覆水者二，登岸而逃者二，之服并获其四空船以归。贼仍从陆路，于均州渡汉而北，竟薄郾城。

时郾兵止四千有余，又益以卫军三百，及民间丁壮二千，以青衿能事者领之，尽出城搏战。城上仅留老弱守垛，及均阳营兵二百主炮而已。贼势甚勇，先